



鲁迅

谈人生

李异鸣◎编

- ◎ 做一件事，无论大小，倘无恒心，是很不好的。
- ◎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
- ◎ 人类总不会寂寞，因为生命是进步的，是乐天的。
- ◎ 巨大的建筑，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，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？我时常做些零碎事，就是为此。





鲁迅
谈人生

李异鸣◎编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谈人生 / 李异鸣编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
2011.4

ISBN 978-7-5430-5746-3

I. ①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鲁迅著作-选集

IV. ① I 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5286 号

书名:鲁迅谈人生

编 者:李异鸣

本书策划:李问渠

责任编辑:梁桂莲

特约编辑:刘志红 崔晨曦

封面设计:北京上尚设计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29.5 字 数:413 千字

版 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序

文学家郁达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，谁最伟大？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？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：是鲁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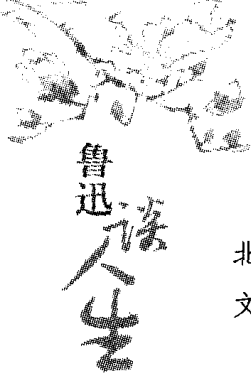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(1881~1936)，中国新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多灾多难且风云激荡的时期，他是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将，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、发展而挣扎奋斗。

早期的鲁迅只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，认为中国人需要医治自己的病痛。然而留学日本的经验让他深刻地意识到，“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，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，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，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。至此，鲁迅“弃医从文”，开始用自己手中的笔做武器，创作出一篇篇激励人心的作品。笔锋犀利，直指黑暗势力，就此展开了与敌人长期、顽强的斗争。

鲁迅一生硕果累累，在他的所有作品中，最能体现其思想和创造力的当属杂文。鲁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杂文，自编或他人之为编订的文集达16部之多，占据了其作品的大部分。作为散文的一种，杂文不是文学史上固有的文学形式，而是鲁迅不拘一格的创造。在他的笔下，杂文成为了自由摹写世相、描述见闻、评说人事、言志抒情、启蒙思想和反抗现实的无所不包的文体。

鲁迅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动的社会现实有力结合起来，用强烈的主观意识记录着社会万象，从而使其杂文具有了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品。杂文写作倾注了鲁迅最鲜明、真挚，也最热烈的政治情感，饱含了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刻骨憎恨。

鲁迅的杂文集主要有《坟》、《热风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华盖集续集》、《南腔



北调集》、《伪自由书》、《准风月谈》、《而已集》、《三闲集》、《二心集》、《花边文学》和《且介亭杂文集》及其续编等。

《坟》基本上可以算是鲁迅作品理论的起点。《坟》编成时，正是其思想的形成时期，以《坟》为起点，鲁迅开创了其作品的新局面，文章深刻地表达了对光明的追求、对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性的解剖，涵义深刻，言辞锋利。鲁迅曾决计要给反动派“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，使他有时小不舒服，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”（《坟·题记》）。对反动派来说，这“一点可恶的东西”不但可恶，而且同“坟”一样可怕。对鲁迅自己来说，这既是战斗的纪念，也是“催我自新”的警策。所以，鲁迅曾说：“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，一面是埋葬，一面也是留恋。”（《坟·题记》）

《热风》中的杂文大都是有感而发，主要是针对宗法制度、封建礼教和旧的文化，主张思想解放。鲁迅曾在《热风·题记》中说：“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，我自说我的话，所以反而称之曰《热风》。”从中可见，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变成夏日里的热风，以激起人们战斗的激情，驱散中国寒冷的空气。

《华盖集》之华盖，指和尚顶有华盖，是成佛作祖之兆，而在凡人则是厄运：华盖在上，把人罩住了，便会四处碰壁。鲁迅有诗曰：“运交华盖欲何求。”因自己的《咬文嚼字》、《青年必读》遭到了一些所谓“学人”的攻击，因而将本书命名为《华盖集》。后来出版的《华盖集续编》，亦是因为鲁迅认为：“年月是改了，情形却依旧。”书中主要收录的是批判封建主义和洋奴买办文化的作品，文风由广泛的社会批判转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，就像鲁迅自己说的：“我很早就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，对于中国的社会，文明，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……”

《南腔北调集》体现了鲁迅不愿随波逐流以及对无聊文人的鄙视。在作品被攻击为“不入调不入流，实在是南腔北调”后，鲁迅选择了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坚持。

《伪自由书》是鲁迅写给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的短评合集。《伪自由书》是他战斗在前沿的真实记录，里面的许多篇章揭示了事物的客观规律，超越了时空，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，因而成为具有普遍

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武器。

鲁迅曾在《而已集》的题辞中说：“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，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。泪揩了，血消了；屠伯们逍遥复逍遥，用钢刀的，用软刀的。然而我只有‘杂感’而已。连‘杂感’也被‘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’时，我于是只有‘而已’而已！”面对军阀大肆逮捕杀害正义进步人士，鲁迅倍感痛心却又无能为力，于是他写了很多传达无奈情绪的文章，收进了《而已集》。

鲁迅的杂文种类繁多，这里无法一一介绍。其杂文有政论、文论，有杂感、短评，也有随笔、序、跋等；文章内容广博丰富，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革，富有概括性和代表性。作品或针砭时弊，或援古证今，或婉转，或犀利，有对中国旧社会的批判，也有对封建性的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的猛烈抨击；有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、斗争，也有对文化、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；有对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弱点的暴露针砭，也有歌颂新生力量和革命斗争的篇章。这些文章如同峰峦谷壑，草木泉石，争奇竞秀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，鲁迅在杂文中倾注了浓烈的情感。文字或严峻凛然，或清新隽永，或锋芒毕露，或泼辣深长，然此种种无不透露着他对民族危亡的忧虑。文中那些深情委婉的情感，不仅让当时的志士仁人斗志昂扬，更让敌人气丧胆寒。即使是在今天，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鲁迅文字中那澎湃的激情。

鲁迅在杂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形象，例如“媚态”的猫、“比主人还厉害”的狗、“吸人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大套议论”的蚊子、“直接爽快”的跳蚤等。他往往不明说自己的观点，却让我们切实地明白了孰是孰非。在塑造的过程中，各种修辞手法被运用得淋漓尽致，例如，他常以对比的手法反衬黑夜，尤其在对正义人士和奸佞小人的描述中，这种手法频频出现，正义人士往往愈发光辉、正义凛然。

概括来说，精练隽永、鲜明生动、机智幽默、多姿多彩，是鲁迅杂文的独特魅力。他总是用简单的言语，把深奥复杂的事情说得清晰透彻。有时点到为止，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，让读者自己去体味那些是与非、爱



与恨。

鲁迅是冷酷无情的。在面对敌人时，他毫不留情，辛辣地嘲讽敌人的所作所为。他以笔为刀枪，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，为人民引路，凭一己之力，在无边的旷野、呼啸的寒风中孤独地抗争，为自己、为民族、为人类的自由。从踏上文学道路的那一刻起，他似乎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。然而鲁迅也并不是完全无情的，他也有爱。他带领学生们争取权利，他沉痛地悼念刘和珍君，他为朋友的生计奔走呼号，他为陌生的有志青年鼓励加油……


本书选编了鲁迅杂文、散文和书信的一部分，分为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、“最是书香能致远”、“闲人闲情话闲事”、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、“此中甘苦两心知”五个部分，另外附上了鲁迅生平及主要著作年表。

书中的前四个部分主要出自鲁迅的杂文集，最后一部分是鲁迅写给爱人许广平的信，主要选自《鲁迅全集·两地书》。这些书信如涓涓细流，展现了鲁迅内心柔软温情的一面。鲁迅曾在1934年12月送给许广平的《芥子园画谱》上题字道：“十年携手共艰危，以沫相濡亦可哀”，这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。也许正是有了许广平的支持，鲁迅才能够在十年的时间里，写出数量远远超过前二十年的作品。

本书收录的文章被分门归类到不同的章节，划分的初衷源自对文章的理解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还请读者包涵。另外，最后一部分“此中甘苦两心知”是两人的书信集，原文没有题目，只有编号，在选入本书时，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编者另加了题目，在此特别说明。在行文方面，鲁迅的作品写作于上世纪初，与今天的汉语所用的字词略有不同，如“的”、“地”、“底”的通用，不区分“那”和“哪”，以“伊”指代“她”等，但并不影响文意理解，出于对原著的尊重，编者未作改动。每篇正文后，编者都加上了注释，这些解释说明性的文字对他人著作多有借鉴，因涉及较多，恕不一一列出，在此一并致以谢意。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书中肯定存在诸多不足，还望方家批评指正。



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
二十一日照于上海
叶圣陶



目录

人生识字忧患始

- 运命 / 2
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/ 4
“小童挡驾” / 7
过年 / 9
朋友 / 11
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？ / 13
中国人的生命圈 / 15
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/ 17
捣鬼心传 / 19
人生识字糊涂始 / 22
男人的进化 / 25
关于妇女解放 / 27
关于女人 / 29
寡妇主义 / 31
青年与老子 / 36
为了忘却的纪念 / 38

- 谈金圣叹 / 47
古人并不纯厚 / 50
女人未必多说谎 / 53
北人与南人 / 55
我观北大 / 57
难得糊涂 / 59
“这也是生活” / 61
中国文坛的悲观 / 65
死 / 67

最是书香能致远

-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/ 74
藤野先生 / 78
书籍和财色 / 83
作文秘诀 / 85
看书琐记 / 89
看书琐记(二) / 91
看书琐记(三) / 93
做文章 / 95
读书忌 / 97



- 忽然想到(一至四) / 99
忽然想到(五至六) / 104
这个与那个 / 108
小品文的危机 / 115
谈蝙蝠 / 118
中国的奇想 / 120
清明时节 / 122
吃教 / 124
谁在没落? / 126
读书杂谈 / 128

闲人闲情话闲事

- 春末闲谈 / 136
夏三虫 / 140
杂忆 / 142
无题 / 149
杂感 / 151
长城 / 153
小杂感 / 154
秋夜 / 158
“蜜蜂”与“蜜” / 160
影的告别 / 162
求乞者 / 164
倒提 / 166
复仇 / 168
复仇(其二) / 170

- 希望 / 172
雪 / 174
风筝 / 176
好的故事 / 178
过客 / 180
死火 / 185
狗的驳诘 / 187
失掉的好地狱 / 188
墓碣文 / 190
颓败线的颤动 / 192
立论 / 195
死后 / 196
这样的战士 / 200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/ 202
腊叶 / 204
淡淡的血痕中 / 205
一觉 / 207
说胡须 / 209
战士和苍蝇 / 214
在钟楼上 / 215
现代史 / 222
夜颂 / 224
秋夜纪游 / 226
喝茶 / 228
女吊 / 230
随感录四十九 / 235
随感录六十六·生命的路 / 237

我以我血荐轩辕

- 论“他妈的！” / 240
论睁了眼看 / 244
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/ 248
友邦惊诧论 / 251
事实胜于雄辩 / 253
反对“含泪”的批评家 / 254
论辩的魂灵 / 257
“公理”的把戏 / 259
管闲事·做学问·灰色 / 264
学界的三魂 / 270
并非闲话 / 274
并非闲话(二) / 278
并非闲话(三) / 281
反“漫谈” / 286
流氓的变迁 / 289
论第三种人 / 291
论“赴难”和“逃难” / 295
又论“第三种人” / 299
逃的辩护 / 303
电的利弊 / 305
从讽刺到幽默 / 307
文人无文 / 309
反刍 / 311
刀“式”辩 / 313

- 骂杀与捧杀 / 315
拿来主义 / 317
拿破仑与隋那 / 320
论俗人应避雅人 / 321
论讽刺 / 324
“文人相轻” / 326
辩“文人无行” / 328
死所 / 330

此中甘苦两心知

- 人生之途的两种走法 / 332
“兄”作何解 / 335
于“小鬼”无甚好处 / 337
回应“马前卒” / 339
更好更有聊的法子 / 342
“小鬼”苦闷的原因 / 345
做人行文 / 347
多来发一点议论罢 / 350
无聊比什么都可怕 / 353
端午那天我并没有醉 / 356
小鬼不必赔罪 / 358
暂停“害群”的事业 / 360
“嫩棣棣”之特征 / 361
绣花衫等着晒太阳 / 364
已到厦门 / 366





得到你两封来信 / 367
照顾好自己不要瘦下 / 370
我近来睡得早了 / 373
已搬新家 / 375
我决定目不邪视 / 378
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 / 381
今天是双十节 / 384
离开厦门时机未到 / 387
如此糊里糊涂 / 390
明天寄你一包书 / 392
此地天气渐凉 / 396
这回要认识你了 / 400
我很想吃杨桃 / 403
此地这几天很冷 / 405
胃口仿佛渐渐好起来 / 408
你吃过吗? / 411
厦门难以久留 / 414
给我一条光 / 416

我决定要走了 / 418
非不愿,势不可也 / 420
从速走开此地 / 423
已决计离开 / 426
背心已穿在小衫外 / 428
烟总是戒不掉 / 430
咀嚼寂寞,自慰自赎 / 432
每天能睡八九小时 / 434
穿背心而无棉袍 / 435
印泥已从上海寄来 / 438
手指早已不抖 / 442
中大催我速往 / 444
打算一月底离厦 / 445
电灯已修好 / 446
将计就计到广州 / 448
我可以爱 / 4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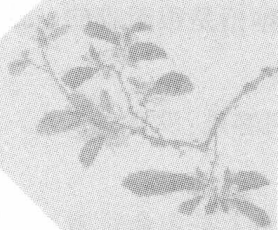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生平及主要著作年表 / 452



鲁迅

谈人生

人生识字忧患始





运 命^①

有一天，我坐在内山书店^②里闲谈——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，我的可怜的敌对的“文学家”，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“汉奸”的称号，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——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，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，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。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，即使再嫁，也还要克，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，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。这自然是一种迷信，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。

我问：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？回答是：没有。

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。

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，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，命中注定，无可奈何；就是中国的论者，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。但据我所知道，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。“命凶”或“命硬”，是有的，但总有法子想，就是所谓“禳解”；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，制住她的“凶”或“硬”。假如有一种命，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，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，自称知道妙法，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，画上符咒，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“结俪之礼”后，烧掉或埋掉，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，就算是第七个，毫无危险了。

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，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。所谓“没有法子”，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——转移运命的方法。等到确信这是“运命”，真真“没有法子”的时候，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，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。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，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。

中国人自然有迷信，也有“信”，但好像很少“坚信”。我们先前最尊皇帝，但一面想玩弄他，也尊后妃，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；畏神明，而又烧纸钱作贿赂，佩服豪杰，却不肯为他作牺牲。崇孔的名儒，一面拜佛，

信甲的战士,明天信丁。宗教战争是向从来没有的,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,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。风水,符咒,拜祷……偌大的“运命”,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,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——就是并不注定。

我们的先哲,也有知道“定命”有这么的不定,是不足以定人心的,于是他说,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,就是真的“定命”,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,也是命中注定的。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,却似乎并不这样想。

人而没有“坚信”,狐狐疑疑,也许并不是好事情,因为这也就是所谓“无特操”。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,却是值得乐观的。不过现在为止,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,所以归根结蒂,并无不同,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——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,那么,定命论的思想,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。

假如真有这一日,则和尚,道士,巫师,星相家,风水先生……的宝座,就都让给了科学家,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。

十月二十三日。

注释:

①本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0日《太白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,署名公汗,后收入《且介亭杂文》。

②内山书店:日本人内山完造(1885~1959)在上海创办的书店,书店主要经营销售日文书籍。



从孩子的照相说起^①

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，曾有人说，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，要绝种的。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，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，叫作“给他冷清冷清，冷清得他要死！”但是，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，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，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，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。不过不会说还好，一会说，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。

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，有一回，当面对我说：“我做起爸爸来，还要好……”甚而至于颇近于“反动”，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：“这种爸爸，什么爸爸！？”

我不相信他的话。做儿子时，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，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，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，虽然有时也要骂，甚至于打，其实是爱他的。所以他健康，活泼，顽皮，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。如果真的是一个“什么爸爸”，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？

但那健康和活泼，有时却也使他吃亏，九一八事件后，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，骂了好几回，还挨过一次打——自然是并不重的。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，都不十分舒服的话：近一年多以来，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。

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，穿的如果都是洋服，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。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，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：温文尔雅，不大言笑，不大动弹的，是中国孩子；健壮活泼，不怕生人，大叫大跳的，是日本孩子。

然而奇怪，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，满脸顽皮，也真

像日本孩子；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，相类的衣服，然而面貌很拘谨，驯良，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。

为了这事，我曾经想了一想。

这不同的大原因，是在照相师的。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，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，站定之后，他就瞪了眼睛，视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。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，表情是总在变化的，时而活泼，时而顽皮，时而驯良，时而拘谨，时而烦厌，时而疑惧，时而无畏，时而疲劳……。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，是中国孩子相；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，就好像日本孩子相。

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。但发展开去，对一切事无不驯良，却决不是美德，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。“爸爸”和前辈的话，固然也要听的，但也须说得有道理。假使有一个孩子，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，鞠躬倒退；或者满脸笑容，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，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“什么东西”的爽快，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。

但中国一般的趋势，却只在向驯良之类——“静”的一方面发展，低眉顺眼，唯唯诺诺，才算一个好孩子，名之曰“有趣”。活泼，健康，顽强，挺胸仰面……凡是属于“动”的，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，甚至于称之为“洋气”。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，就和这“洋气”为仇；更进一步，则故意和这“洋气”反一调：他们活动，我偏静坐；他们讲科学，我偏扶乩^①；他们穿短衣，我偏着长衫；他们重卫生，我偏吃苍蝇；他们壮健，我偏生病……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，这才是爱国，这才不是奴隶性。

其实，由我看来，所谓“洋气”之中，有不少是优点，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，但因了历朝的压抑，已经萎缩了下去，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，统统送给洋人了。这是必须拿它回来——恢复过来的——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。

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，只要是优点，我们也应该学习。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，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。我在这里要提出现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，他的会摹仿，少创造，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，但是，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，早非中国所及，就知道“会摹仿”决